

试论释义元语言的组成与层级

——基于 3 部俄语词典释义元词的比较分析

叶其松 朱俊冰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适当控制释义元词数量有助于提升释义元语言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比较 3 部俄语词典的释义元词表明, 这些词典的元词数量、频次分布、高频元词等存在较大差异, 不同的词典类型无法共用一套释义元语言, 释义元词的选用应与词典类型相适应。基于此, 本文将释义元词看成开放性的微观系统, 由基元、外围元词和边缘元词组成。基元是不同词典元词的共同核心, 外围元词是词典元词的交叉部分, 边缘元词的选用可保留一定的自由度。基元和外围元词保证释义元语言的共性, 边缘元词使得词典释义具有个性。

关键词: 释义元语言; 释义元词; 基元; 词典类型

中图分类号: H356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论

释义元语言是用来释义的自然语言的两三千常用词。(张志毅、张庆云 2015: 13) 自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 西方学者尝试控制词典的释义元词 (meta word) 数量。奥格登 (C.K. Ogden)、理查兹 (I.R. Richards) 将《基础英语词表》(1928) 的 850 个常用词用作《基础英语词典》(1932) 的元词。韦斯特 (M. West) 和恩迪科特 (J.G. Endicott) 合编《新方法英语词典》(1935 年), 其元词取自前者制定的定义词表, 包含 1490 个单词。控制元词数量是当代西方学习型词典普遍遵循的原则之一, 《朗曼当代英语词典》(1978) 使用 2000 多个元词, 《柯林斯英语学习词典》(1995) 使用 2000 多个元词; 《牛津高阶英语学习词典》(2000) 使用 3000 个元词, 《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2002) 使用 2500 个元词。

俄罗斯学者的释义元语言思想最初与语言的形式化描写有关, 其首创者是若尔科夫斯基 (А. К. Жолковский)。在《论机器翻译中意义的原则性运用》一文中, 作者提出比词更为基础的意义单位——语义因子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множитель)。语义因子的不同排列组合可用于表示词义。把‘感觉’、‘不’、‘好’视作语义因子, 可以用‘感觉不好’表示‘难受’的意义。(Жолковский, Леонтьева, Мартемьянов 1961) 在《可预期活动相关的词汇》一文中, 他进一步区分出语义因子和过渡性表达两类意义表达单位。语义因子是自身无需定义的初始概念, 共有 23 组。一个初始概念可对应多个表达, 表达事物属性有 свойство (属性), иметь свойство (具有属性), являться (каким-то)[是(怎样的)…]3 种表达式。过渡性概念表示为操作性定义, 例如 А большой (А 大) 表示为 говорящий считает, что А

больше, чем норма. (说话人认为, A 超出了标准)。(Жолковский 1964) 若尔科夫斯基的思想影响了以韦日比茨卡 (A. Wierzbicka) 为代表的波兰语义学派和以梅里丘克 (И. А. Мельчук)、阿普列相 (Ю. Д. Апресян) 为代表的莫斯科语义学派。两个学派认为, 语义元语言要从对象语言中提取, 其词汇系统由语义基元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примитивы) 构成。(张家骅 2002: 2—3) 波兰语义学派提取的语义基元数量从 14 个不断扩充至 65 个左右, 它们可在民族语言中找到等值词。(Wierzbicka 1972, 1996) 莫斯科语义学派适当控制但不限制语义基元的数量。除释义基元外, 释义元语言还包括过渡性语义因素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е понятия) 和语义夸克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кварки)。(Апресян 1994; 蒋本蓉 2008; 陈秀丽、李葆嘉 2011; 王洪明 2016; 于鑫 2021)。莫斯科语义学派尝试运用释义元语言理论编纂出版《最新俄语同义词词典》(Новый объяснительный словарь синонимов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以下简称 НОСС)、《俄语积极词典》(Активн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以下简称 АСРЯ) 等。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 控制元词数量能够提升释义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但对一些问题仍未达成一致。首先, 提取元词的来源和路径。波兰语义学派、莫斯科语义学派预先设定一组基元, 再将其运用到词典编纂之中。西方学习词典的元词参照常用词表、学习词表制定而成。元词还可从权威词典中提取和筛选, 并可进行人工干预。(Караулов 1980; 安华林 2005; 苏新春 2005)。其次, 元词的数量。不同学者提出的元词数量从 2000 到 5000 不等, 甚至更多。阿普列相 (2010: 21) 指出, 为数不多但很能说明问题的那些词典编写经验会引发质疑, 基于 2000 个元词就能对 50000 个词完全释义, 而且其中还有大量多义词。因此, 提出元词数量的弹性区间比严格规定数量似乎更为合理。再次, 元词的组成和结构。元词中的实词承担辨义、指代功能, 虚词承担连接和情状功能。除词汇以外, 释义元词常用一些固定短语, 如 друг друга (相互), и т.п. (等等)。释义元词中实词、虚词和短语的占比, 它们是否能够成为基元, 是否允许存在同义元词, 对于这些问题仍存有争议。最后, 元词的适用性。释义元语言的探讨目前多围绕学习型词典、一般语词词典展开, 而不同领域、类型词典的释义元语言有望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刘宇红 王释旦 2022; 杨玉玲 段彤彤 2024)

本文对比 3 部俄语词典的元词, 它们是《最新俄语同义词词典》与什维多娃 (Н. Ю. Шведова) 主编的《俄语详解词典 (包含词源信息)》(«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 включением сведений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слов», 以下简称 ШОС)、俄罗斯科学院语言学所主编的编年本《俄语新词词典》(Новое в русской лексике: словар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以下简称 НВЛ)。¹ 其中, 后两部词典是俄罗斯科学院词典的代表, 它们秉持经验主义的释义原则。研究不同类型俄语词典的释义元语言旨在探讨其与词典类型的适配关系及其组成和层级。

2 释义元词总体情况

НОСС, ШОС 和 НВЛ 都是单语词典, 但词典类型不同。НОСС 是一部语义词典, 以同义词列 (синонимический ряд) 为条头。ШОС 和 НВЛ 是语文词典, 以词头列目。

3 部词典的条目数量、元词数量、总频次及其平均频次如下表所示:

表 1 НОСС, ШОС 和 НВЛ 释义元词总体情况列表

	НОСС		ШОС	НВЛ
	按同义词列计算	按同义词位计算		
条目数量	354	1298	87000	1043
元词数量	1137		28863	4502
条目平均元词数量	3.21	0.87	4.06	4.31

元词总频次	5732	353762	34220
元词平均频次	5.04	12.25	7.60

由表 1 可见, 3 部词典条目数量差异显著, 所用释义词数量和条目数量之间呈现正向关系, 即词典条目越多, 所用释义词也随之增多。如按同义词列计算 НОСС 的条目, 则上述词典平均使用 3 至 4 个释义词解释一个条头(词或同义词列), НОСС 的平均值略低于 ШОС; 新词意义不固定且系统性不强, НВЛ 每个条目所需元词均值最高。

3 部词典释义词总频次和平均频次亦有显著差异, ШОС 和 НВЛ 的释义词平均频率高于 НОСС。可见, 即便具有释义元语言理论指导, 莫斯科语义学派编写的词典仍无法杜绝使用低频元词。而且, 词典的释义元语言需要与词典类型相适配。语义词典需要细辨同义词的意义差别, 其释义通常比语文词典更加复杂。

以俄语动词 БЕСПОКОИТЬ 和 ТРЕВОЖИТЬ 为例, 两者具有共同的义位, 表示‘使担心’, 构成同义词列。НОСС 和 ШОС 对两者分别释义如下:

НОСС БЕСПОКОИТЬ¹, ТРЕВОЖИТЬ¹: вызвать не прият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которое обычно бывает, когда человеку неизвестно что-то важное о ситуации, которая его касается, и когда он опасается, что эта ситуация изменилась или может измениться к худшему. (НОСС 22)

ШОС Беспокоить²: То же, что тревожить (в знач. 1). (ШОС 41)

Тревожить¹: Приводить в состояние тревоги (в 1 знач.), волнения. (ШОС 997)

ШОС 对上述同义词列进行循环释义, 将 Тревожить¹ 解释为‘使进入担心、不安的状态’, 释义中使用了 Тревожить¹ 的动名词 тревога (担心, 不安); 而 Беспокоить² 的释义则使用同义词 Тревожить¹。

НОСС 对于心理动词 БЕСПОКОИТЬ¹, ТРЕВОЖИТЬ¹ 的释义包括: 1) 义核(‘引起一种不好的状态’), 2) 诱因(‘这种状态常见于, 某人不了解与自己相关的重要方面; 并且他担心, 这种情形已变化或者可能变得更坏’)。

НОСС 补充说明两个动词的区分意义特征, 包括: 1) 心理状态诱因性质不同(ТРЕВОЖИТЬ¹ 多由外部客观原因引起, БЕСПОКОИТЬ¹ 可由主体心神不宁引起); 2) 情况变坏的程度和范围(ТРЕВОЖИТЬ¹ 比 БЕСПОКОИТЬ¹ 更严重); 3) 心理状态的强度(ТРЕВОЖИТЬ¹ 比 БЕСПОКОИТЬ¹ 更强列, БЕСПОКОИТЬ¹ 更多为同一状态); 4) 心理状态出现时身体其他系统的参与程度(БЕСПОКОИТЬ¹ 伴随出现的身体反应比 ТРЕВОЖИТЬ¹ 更大)。(НОСС 22—23)

由以上例证可见, 即便不考虑 НОСС 微观结构中区分意义特征的部分, НОСС 对两个动词的释义比 ШОС 更为复杂, 使用的元词数量更多。但是 НОСС 的释义更为科学(以简释繁、释义包含条头的意义要素)、更为系统(释义方法和模式更为统一), 这客观上会增加释义元词的重现率, 从而控制整部词典的元词数量。ШОС 的释义看似简单, 但频繁使用同义词、近义词释义, 这些词只用于一个或几个条目之中, 导致低频元词大量使用, 最终使得整部词典的元词数量增加。实际上, ШОС 收录并且解释俄语词汇系统, 词汇之间的系统联系增加释义词的系统, 从而弥补经验主义循环释义造成的元词冗余; НОСС 收录的同义词列之间缺乏系统联系, 即使运用更为科学和系统的释义方法, 其元词的平均频次在所比较的 3 部词典中最低。

3 释义元词频度分析

一部词典元词的使用频率差异巨大。元词数量和词频之间呈现反比关系, 词频越高, 元词数量越少, 绝大多数释义词词频偏低。

3.1 释义词频级分布

苏新春(2005)认为,词频低于5词(含5词)的都是低频词,其数量占《现汉》释义词词种的75.72%。安华林(2005)提出高频、次高频、中频、低频、罕频五级频度划分法。

根据俄语词典释义元词词频分布实际,本文将李葆嘉、安华林提出的高频和次高频合并为高频,将五级频度合并为四级。3部词典释义词的频度层级如下表所示:

表2 HOCC, ШОС 和 НВЛ 释义元词频度分布表

	HOCC		ШОС		НВЛ	
	词数(个)	百分比	词数(个)	百分比	词数(个)	百分比
≥100	8	0.70%	442	1.53%	35	0.78%
99-50	8	0.70%	561	1.94%	45	1.00%
49-10	97	8.53%	3796	13.15%	434	9.64%
9-1	1024	90.06%	24064	83.37%	3988	88.58%

如表2所示,3部词典的高频、中频、低频和罕频元词数量和占比皆有差异。总体上看,ШОС的高频、中频释义词数量和占比最高,这与单语语文词典类型有关。该词典收录现代俄语标准语词汇,其收词整体性明显强于HOCC和НВЛ。

3.2 词频前10个的元词对比分析

3部词典频次最高的10个元词及其词频如下表所示:

表3 HOCC, ШОС 和 НВЛ 频度最高的10个释义元词列表

序号	HOCC		ШОС		НВЛ	
	释义词	频次	释义词	频次	释义词	频次
1	или	316	в	12192	о	1591
2	и	150	и	5389	в	1420
3	что	147	что-н.	5355	инфекция	1092
4	который	139	с	5052	Covid19	1067
5	он	119	или	4487	корона-вирусный	1048
6	не	119	на	4427	и	956
7	в	108	что	4192	с	496
8	человек	108	то	3899	на	437
9	иметь	94	же	3576	от	405
10	делать	88	к	3251	или	356

3部词典10个频次最高的元词中,重合的是两个虚词,即前置词в(到...里,在...里),并列连接词и(和)。这与它们在现代俄语中所有语篇中的使用频率相符。在利亚舍夫斯卡娅(О.Н.Ляшевская)、沙罗夫(С.А.Шаров)编写的《现代俄语频率词典》(Частотный словар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中,и和в的频率排在前两位。(Ляшевская, Шаров 2009)此外,高频元词中的语气词не(不),же,前置词на(往...上,在...上),с(从,自),к(向,往),人称代词он(他)和连接词что(说明从句中用于引出分句)也位居频率词典前10。ШОС频率极高的10个元词都是代词和虚词,没有实词。这表明,由自然语言组成的释义元语言虽然自身具有结构特点,但与该自然语言的整体使用特征亦相吻合。

НВЛ 频次最高的元词中有 3 个实词，分别为 инфекция（传染），Covid19 和 коронавирусный（冠状的）。它们频繁使用的主要原因在于 2020 和 2021 年《俄语新词词典》的收词数远超其他年份，这两年的绝大多数新词与新冠病毒有关。（叶玮瑾、叶其松 2024）

НОСС 列出的 10 个元词中有 3 个实词，分别是 человек（人），иметь（有，拥有），делать（做）。其中，делать 是莫斯科语义学派明确标示的语义基元。（蒋本蓉 2008：51）将 НОСС 上述 10 个释义词与 АСРЯ 词频最高的 10 个释义词进行对比，结果显示，重合的释义词有 7 个，分别是：или（或），и, что, который（那个，那些），он, в, человек。上述两部词典都是在莫斯科语义学派释义元语言理论指导下编写而成的。

3.3 词频前 100 的元词对比分析

3 部词典词频最高的前 100 个元词的词类分布如下表所示：

表 4 НОСС, ШОС 和 НВЛ 频度最高的 100 个释义元词词类分布表

	名	动	形	副	代	数	连	前	语	词组
НОСС	24	18	9	7	19	1	9	10	2	1
ШОС	38	11	5	5	15	2	6	15	2	0
НВЛ	46	9	12	0	9	0	4	16	2	2

3 部词典的 100 个最常用元词已涵盖俄语词类中的绝大部分，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类释义词占比都超过 50%，这三类词对于描写词义最为重要；虚词中占主导的是前置词和连接词，这与俄语屈折语的语言类型、元语言的句法特征有关。使用的代词数量不均，并以不定代词（кто-н.（某人），что-н.（某物），какой-н.（某一））、指示代词（этот（这），тот（那））、第三人称代词（он（他），они（他们））为主，语气词中最常用的是表否定的 не、表加强的 же，还常使用 друг друга 之类的固定短语。

将 НОСС 和 АСРЯ 前 100 个高频元词进行对比，有 60 个重合。这说明，相同作者团队编写不同类型的词典，也无法共用相同的元词。将 НОСС、ШОС、НВЛ 前 100 个高频元词进行比较，有 26 个重合，具体为：

名（3 个）：время（时间），место（地方），человек

动（1 个）：иметь

形（2 个）：большой（大），другой（别的）

代（4 个）：он, такой（这/那样的），тот, этот,

连（5 个）：и, или, как（如，像），который, что

前（9 个）：в, для（为了），из, к, на, о（关于），от（从，由），при（在…情况下），с

语（2 个）：же, не

同自然语言一样，元词在释义元语言中的频率差异甚大。无法将使用频率低的词排除在词汇系统以外，释义元语言也无法排除低频甚至偶现的元词。不同类型词典高频元词的组成和排列也不完全相同，释义元语言需要与词典类型相适配，从而形成不同词典迥异的释义风格。例如新词词典的收词以名词为主，НВЛ 对其的释义多采用描写法而不是定义法或类定义法，前置词 о 在这类词典释义元语言的频次最高。当然，频次仍是决定元词价值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4 释义元词的核心、外围与边缘

总体而言，元词是自然语言词汇系统的功能性子集合。不同词典编纂理念、释义对象、受众群体具有显著差异，选用释义元词的数量、组成不可能完全一致。构建适合所有词典的

元词恐怕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同时，元词是由承担释义功能的词汇单位组成的微观系统，它又具有自身的结构和层级，本文尝试将其分为核心、外围与边缘3层。

4.1 释义基元是元词的核心

在释义元语言中，基元是意义基础的元词。无法从基元中切分出更为基本的意义成分，无需对基元释义。使用频度高是基元的第二个基本特征。除语义基本、频繁使用这两个特征外，基元还应具有语义宽泛、普适性两个基本特征。语义宽泛指基元不包含区分性的意义成分，从而提升其释义能力。普适性指基元适用于不同类型的词典。

基于这些特征，3.3小节列出的名词 *время, место, человек*, 动词 *иметь*, 形容词 *большой, другой* 具备成为基元的资格。*время* 既可为具有时间意义的名词释义，其意义比 *день* (天), *неделя* (星期) 等周期性时间名词更为基本；也可为表示自然现象出现时间的名词、动作发生时间的动名词等释义。时间和空间是不同民族认知外部世界的基本范畴之一，隶属这两大范畴的词几乎都可使用它们进行释义。上面列出的其他词也与 *время, место* 相类似。除了名词、动词、形容词外，否定语气词 *не* 同样具备语义基元的资格。

代词、前置词、连接词、数词是否能够成为语义基元，学界对此仍存在争议。波兰语义学派的语义基元中包括人称代词 (*Я* (我), *YOU* (您, 你们))、不定代词 (*SOMEONE* (某人)、*SOMETHING* (某物))、限定代词 (*THIS* (这)、*OTHER* (另, 别的))，莫斯科语义学派则未将人称代词 *вы* (您、你们) 列作基元。同样，波兰语义学派的语义基元——数词 *TWO* (二) 也未进入莫斯科语义学派的基元清单。究其原因在于：这些词类的元词主要承担指代和连接功能，并不具备辨义功能。此外，前置词不具有语言类型的共通性，汉语并无前置词，只有介词，俄语也缺少汉语的量词、英语的冠词。

基元不一定是单义词，多义词中的基础义位也可充当基元。但基元通常不具有同义关系，例如 *место* 虽然具备基元的资格，但是它需要与同义的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空间) 竞争。莫斯科语义学派选用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作为基元。

应当控制释义元语言中的基元数量。杜比钦斯基 (Дубичинский 2009: 132) 指出，需解释的意义应当借助更简单的意义得以确定，甚至最终归结为一小撮 (无需定义的) 基本意义。韦日比茨卡确立的语义基元在增加到 65 个左右以后，再无新增。莫斯科语义学派尚未公布完整的释义基元清单，阿普列相编写的《俄语积极词典》对释义基元不予以解释，已出版的词典前 5 卷 (字母 *А* 至字母 *Й*, 字母 *Л* 的一部分) 中基元共计约 10 个，形容词 *большой, другой* 都未进入该学派释义基元的清单，其释义基元总量预计不会超过 100 个。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基元和元词一样，是研究者或词典编者的一种研究或释义工具。制定元词词表需要客观标准，但它不免带有主观色彩。研究者或编者会根据需要调整基元清单，韦日比茨卡的语义基元曾多次扩充和调整，基元是释义元语言的常量而非不变量。莫斯科语义学派将连接词 *если* 视作基元，但却排除更符合基元资格的连接词 *и*，这是该学派理性选择的结果。由此看来，不同学派和研究者构建的基元清单可能重合，难以达到完全一致，追求语义基元的跨语言共通性也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

4.2 元词的外围

基元力求满足语义简单、宽泛、语义表达唯一、释义频度高和词典适应性强这些要求，元词的外围则由未能完全达到上述要求且又为释义元语言必备的成分所构成。以基元为核心，周围分布若干语义相近、相反或更窄的元词，它们共同构成了释义性的语义列或语义场。

以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为核心的元词有 место, помещение (地方), дом (房屋), комната (房间), стена (墙) 等。元词 место 和 помещение 的频率并不逊色于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但它们语义中包含后者作为成分, 语义上更为复杂, 并且与后者构成近义关系。这并不意味着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可以取代 место 和 помещение, 释义元语言形式上体现为句子(单句或复句), 需要结构合理、表达顺畅。元词数量的过度控制会有损释义元语言的自然和流畅。例如 ШОС 对于 адрес (网址) 义项④的释义为:

Код, определяющий место хранения информации в памяти ЭВМ (спец.). (ШОС: 6)
(用于确定信息在电子计算机内存存储位置的代码。)

释义中的 место 无法替换为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因为计算机内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 这与 место 的语义内涵相符。

同样, человек 的周围有 женщина (女子), мать (母亲), отец (父亲), жена (妻子), родство (亲属), сестра (妹妹), родственник (亲戚), брат (兄弟), предок (先辈), потомство (后代), дочь (女儿), сын (儿子), муж (丈夫), папа (爸爸) 等元词, 这些元词语义比 человек 更为复杂, 使用频率逊于 человек, 但它们更适合用来为亲属关系名词释义, 使释义更为简洁、自然。编者为 бабушка (奶奶、外婆) 撰写的释义通常是“母亲的母亲或父亲的母亲”, 不会使用“…的人”这样的释义模式。

理论上说, 所有的物理动作都可以用基元 делать (做) 来释义, 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 还需要配上 ударять (击), бить (打), рубить (砍、劈), сломать (折断), сжимать (挤、压) 等表示具体物理动作的动词作为元词。

外围元词的数量比基元要多得多, 它构成释义元语言的主体。

4.3 元词的边缘

元词的边缘在释义元语言中起辅助作用。它们的使用与语言类型、编者的语言喜好、词典的类型等因素有关。

汉语词典释义元语言表示无法穷尽列举的事物时, 多用‘等’, 但偶尔也用‘等等’。例如《现汉》(第7版)“才²”义项④的释义‘表示数量小, 次数少, 能力差, 程度低等等’(《现汉》117)。“等等”用作‘等’的词元变体。ШОС 也用名词指小形式作为词元变体, 例如 стена 的指小形式 стенка。名词 ГРАФФИТИ (粗刻) 的义项①:

Древние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е магические или бытовые надписи, нацарапанные на стенах, на стенках сосудов. (ШОС 169) (古代和中时期刻在墙上、器皿壁上的奇特或平常题字。)

释义元语言中还存在俄语及物动词与其反身形式并用的情况, 例如 образовать—образоваться (构成, 组成), повторять—повторяться (重复), покрывать—покрываться (覆盖, 掩盖) 等。

词典编者往往出于个人喜好或习惯使用某个元词, 例如带后缀-либо-或-нибудь 的俄语不定代词, 二者的差别在于: 前者带有书面语色彩, 后者无语体色彩差别。НОСС、НВЛ 使用后缀-либо 的不定代词作为元词, ШОС 则使用带后缀-нибудь 的不定代词。

词典的释义元语言会用到一些特殊的元词。НВЛ 的元词中包含专名, 例如 РФ (俄罗斯), США (美国), В.В. Путин (普京); 缩略语, 例如 СМИ (大众媒体), СВО (特别军事行动); 年份, 例如 2022г. (2022年)。这些元词在新词词典中的使用都超过 10 次, 体现出新词是社会变化的“晴雨表”, 语言生活和社会生活之间具有紧密的互动关系。

可见,每部词典的元词是一个微观语言系统。它们彼此具有交集,构成释义元语言的功能共性;又各自保持特色,显露每部词典的释义特色。基元可从各类词典元词的共相中提取,是元词中最核心、最基础的部分。外围词典元词构成释义元语言的骨架,是元语言保持自足的重要保障,不同词典的外围释义元词彼此交叉但不重合。边缘词典元词构成释义元语言的肌肤,赋予不同词典释义独特的样貌和风格。

5 结语

释义元语言是承担释义功能的微型语言。它具有自然语言的一般特征,其释义功能决定其句法和词汇特征。自然语言具有不同的功能语体,释义元语言与词典类型相适配,一套释义元语言无法运用于不同类型的词典之中。

元词是释义元语言的基础。词典类型对元词的选用和频率产生重要影响,控制元词的数量区间相较于严格控制其数量是更为合理的做法。元词具有自己的层级,其内核可由少数基元构成,其外围是数量可观的必选元词,元词的边缘则由词典根据需要自选。

释义元语言的研究要从通用语言词典、学习型词典向其他类型的词典拓展,从多样性发掘共性;在持续关注释义元词和基元的同时,进而研究释义句法、风格特征。

附注

1 词典释义元词数据来源分别为:НОСС取自(陈秀丽 2018),ШОС取自作者指导的硕士学位论文(彭蔚 2019),НВЛ由作者从2015至2022年出版的编年本《俄语新词词典》统计得出,АСРЯ的元词数据由莫斯科语义学派阿普列相(В. Ю. Апресян)提供。

参考文献

- [1]Апресян. Ю. Д. О языке толкований и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х примитивах[J]. Извес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 1994(4).
- [2]Апресян Ю. Д. Новый объяснительн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синонимов языка[Z].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04.
- [3]Апресян. Ю. Д. Проспект активного словар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10.
- [4]Дубичинский В.В.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M]. Москва: Флинта: Наука, 2009.
- [5]Жолковский А. К., Леонтьева Н.Н., Мартемьянов Ю.С. 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м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смысла при машинном переводе[A]. Труды института точной механики и вычислительной техники АН СССР. Вып. 2: Машинный перевод[C]. Москва: Б. и., 1961.
- [6]Жолковский А. К. Лексика целесообраз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A]. Машинный перевод и приклад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Вып. 8[C]. Москва: МГПИИЯ, 1964.
- [7]Караулов Ю. Н. Частотный словарь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х множителей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Z].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0.
- [8]Ляшевская О. Н., Шаров С. А. Частотный словар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 материалах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корпус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Z]. Москва: Азбуковник, 2009.
- [9]Шведова Н. Ю.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 включением сведений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слов[Z]. Москва: Азбуковник, 2011.
- [10]Wierzbicka A. Semantic Primitives[M]. Frankfurt: Athenäum, 1972.
- [11]Wierzbicka A. Semantics Primes and Universal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2]安华林. 现代汉语释义基元词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13]陈秀丽, 李葆嘉. 莫斯科语义学派语义元语言在同义词词典中的应用[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3).
- [14]陈秀丽. 莫斯科语义学派释义理论与方法研究[M]. 南京: 河海大学出版社, 2018.
- [15]蒋本蓉.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释义元语言[J]. 外语研究, 2008(1).
- [16]刘宇红, 王释旦. 释义元语言研究的三个阶段[J]. 外语学刊, 2022(1).
- [17]彭蔚. 基于统计的《俄语详解词典》释义元语言研究[D]. 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9.
- [18]苏新春. 汉语元语言释义研究[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 [19]王洪明.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释义理论及应用[J]. 中国俄语教学, 2016(1).
- [20]杨玉玲, 段彤彤. 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释义元语言定量研究[J]. 语言文字应用, 2024(4).
- [21]叶祎瑾, 叶其松. 试论俄罗斯当代编年本新词词典的创新[J].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 2024(1).
- [22]于鑫. 莫斯科语义学派元语言释义理论视角下的“王冕死了父亲”[J]. 中国俄语教学, 2021(2).
- [23]张家骅. Ю.Д. Апресян/Anna Wierbicka 的语义元语言(一)[J]. 中国俄语教学, 2002(4).
- [24]张志毅, 张庆云. 理论词典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On 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Lexicographic Metalanguage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Meta Words in Three Russian Dictionaries

Ye Qi-song, Zhu Jun-bing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Proper control of the number of meta words contributes to enhancing the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nature of lexicographic metalanguage. A comparison of the meta words in three Russian dictionaries reveal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quantity, frequency distribution, and high-frequency meta words among these dictionaries. Different types of dictionaries cannot share a single set of meta words, and the selection of meta words should align with the dictionary typ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views meta words as an open microsystem composed of primitives, peripheral meta words, and marginal meta words. Primitives constitute the common foundation of meta words across different dictionaries, peripheral meta words represent the overlapping portion among dictionaries, and the selection of marginal meta words allows for a certain degree of flexibility. Core and peripheral meta words ensure the commonality of lexicographic metalanguage, while marginal meta words endow dictionary definitions with individuality.

Keywords: lexicographic metalanguage; meta word; primitives; dictionary type

作者简介: 叶其松(1977—),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研究方向: 俄罗斯语言学、术语学、词典学; 朱俊冰(1998—),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在读硕士, 研究方向: 词典学。

收稿日期: 2025-06-22

[责任编辑: 张春新]